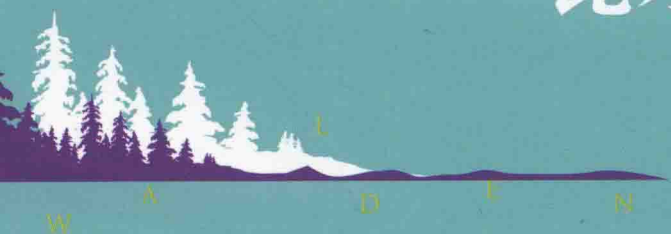


〔美〕梭罗 | 著 王义国 | 译

Henry David Thoreau

瓦尔登湖



瓦尔登湖

〔美〕梭罗 著 王义国 译

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瓦尔登湖 / (美)梭罗著; 王义国译. -- 长春:
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692-1099-6

I. ①瓦… II. ①梭… ②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 I71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4399 号

瓦尔登湖

WA'ERDENG HU

著 者: (美)梭罗
译 者: 王义国
策划编辑: 魏丹丹
责任编辑: 魏丹丹
责任校对: 王 洋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字 数: 256 千字
印 张: 10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出版发行: 吉林大学出版社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059 号 (130021)
0431-89580028/29/21
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E-mail: jdcbs@jlu.edu.cn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692-1099-6

定价: 34.00 元

译本序

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自半个世纪以前由著名诗人、翻译家徐迟先生翻译引介以来，一直为学术界所推重。近几年来，又有多种译本问世，《瓦尔登湖》热持续升温，广大读者对它表现出了不衰的热情，而且可以认为，这种热情还将持续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书好。我手头有三种译本，兹从其中一本的介绍中摘取一段，就可看出本书的分量：

“《瓦尔登湖》与《圣经》诸书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‘塑造读者的二十五本书’，在当代美国，它是读者最多的散文经典。哈丁(Walter Harding)曾说，《瓦尔登湖》内容丰富，意义深远，它是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，是对大自然的真情描述，是向金钱社会的讨伐檄文，是传世久远的文学名著，是一部圣书。正因如此，它也影响了托尔斯泰、圣雄甘地等人，从而改写了一些民族和国家的命运。”(《瓦尔登湖》之《致读者》，戴欢译，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。)这样的一本书，说它是一生必读，并不过分。

在这种持续升温的《瓦尔登湖》热中，我也拟向读者朋友奉献出一种译本。书翻译出来，就是要让人家读的，因而在写译者序的时候，我便想到“怎样读这本书”这个题目。

而这又是为什么？因为难读。梭罗本人在《结束语》中也意识到，这本书不乏晦涩之处。英国作家赫胥黎(Aldous Huxley, 1894—1963，就是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的作者、大名鼎鼎的赫胥黎[Thomas Henry Huxley, 1825—1895]的孙子)说：“每一个知道怎样读书的人，也就拥有了能够放大自己，大大增加他的生存的方式，并使得他的生活充实、有意义、有趣味的力量。”就这本书而言，要

想获得这种力量,首要的就是要读懂。

《瓦尔登湖》,我三十年前就接触过,原本本和徐迟先生的中译本都读过,但老实说,并没有读懂,或者说并没有读下去。倘若不是今天翻译这本书,我还是读不懂,是翻译逼得我不能不懂——当然我也不敢自诩已百分之百读懂了。我只是比读者先行了一步,我愿意与读者朋友交换读书体会。

要读懂本书,首先就要了解作者的定位,作者的定位本身就为理解作品提供了线索。本书作者亨利·戴维·梭罗(Henry David Thoreau, 1817—1862),传统辞书介绍大多是美国作家和哲学家,今天的评论界又给他加上了博物学家的头衔,这既全面,又有必要,因为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,都与他他对大自然的观察紧密相连。“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认为人要回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生活的意义。……他的著作都是根据他自己在自然界广阔田地中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。”(《美国文学简史》,董衡巽、朱虹、施成荣、郑土生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,上册第72、73页)

了解作品的中心思想或者“主题”,也会有助于读懂作品。当然最好是由读者自己来提炼主题,不过就这本书而言,老实说我是提炼不出来的。“梭罗的伟大在于他的主要思想具有强大的威力。这些思想是:人必须不顾一切地听凭良知来行动;生命十分宝贵,不应为了谋生而无意义地浪费掉;树林和溪流的世界是好的,而熙熙攘攘、街道纵横的城市世界则是坏的。”(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,第7卷第562页)“梭罗逝世以后,他的大量日记、遗稿陆续被整理成书,到20世纪初,已出版的梭罗全集就有二十卷之多。”(《美国文学简史》上册,第76页)但最有影响的,还是本书《瓦尔登湖》和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(*Civil Disobedience, an Essay*)一文。《瓦尔登湖》是他的代表作,他的这些思想在书中自然是得到了最全面的体现。

《瓦尔登湖》英文原名是 *Walden, or Life in the Woods*,译成中文是《瓦尔登湖,或林中生活》,也可译成《瓦尔登湖,又名林中生

活》。用“或”或者“又名”，是英国古典作品的一个传统。如18世纪小说家约翰斯顿（Charles Johnston, 1719? —1800）的《克利斯尔，又名一个畿尼的奇遇》（*Chrysal, or the Adventures of a Guinea*），再如贝奇（Robea Bage, 1720—1801）的《赫姆斯普朗，又名非本色的人》（*Hermes prong, or Man as He is Not*），就是如此。

《瓦尔登湖》是作者在1845年到1847年间在湖畔度过的二十六个月的生活记录。作者在湖畔生活期间即写出了本书的初稿，但结束湖畔生活后又继续写了几年，才最终完成。读这本书，你不能不由衷赞叹，梭罗作为博物学家，当之无愧。博物学家（Naturalist），尤其指在野外研究动植物的人，而不是纸上谈兵。梭罗在瓦尔登湖待了两年多，那是真正仔细研究了动植物，堪称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，他是真正实践了孔老夫子的教诲，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（《论语·阳货篇第十七》）。就动物学家而论，他又是真正有造诣的鸟类学家和昆虫学家，他对动植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不厌其烦的精心描绘，不能不令人感叹，那一代人治学是那么有耐性，功力又是那么厚实。

当然，梭罗从根本上来讲是作家，主要是写散文，也写诗。他对英语语言的驾驭，就像他对动植物的观察一样细致、精确。说到细致精确，他可以一个句子套一个句子，一个修饰语套一个修饰语，不厌其烦地描述下去，真有点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意思，所以在本书中，一个句子长达数行的例子，并不罕见，而且句式灵活，多姿多彩。这就形成了他既细致精确又雍容华贵的散文风格。读他的文字，你不能不慨叹，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，居然能这样从容不迫——少了一分功利心，也就多了一分从容不迫。

梭罗上的是最好的中学和最好的大学——康科德中学和哈佛大学，二十岁就大学毕业。在中学时，就对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产生兴趣，以后一生都对此进行研究。所以在本书中，他多次引用罗马的古典作品，对希腊罗马神话更是信手拈来，将其融入作品的叙述和描写之中，那是真正的“活学活用”，生动无比，寓意深邃，读

了之后让你无法忘怀。基督教《圣经》被他使用起来，亦见从容裕如，往往不起眼的一句话，可能就含有《圣经》典故。如果不知道这是用典，你就往往会感到莫名其妙，或者说你会以为我译得莫名其妙，甚至如坠五里雾中，不知所云，而知道了其中的典故，便甚感意味隽永，韵味无穷，读起来也就愈加趣味盎然。我在本译本中，加了大量的注释，我诚恳地认为，如果没有这些注释，读者是很难读下去的，是很难从头读到尾的。我相信，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，都会承认，我这绝不是诳语。

梭罗还是哲学家。梭罗是美国超验主义作家，这超验主义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到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所产生出来一种相应的理论，是对 18 世纪的理性主义、洛克（John Locke, 1632—1704，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）的怀疑哲学，以及新英格兰的加尔文教义的束缚人的宗教正统观念的反驳。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兴盛时期大致是在 1836 年至 1860 年之间，它既是一种文学运动，又是一种哲学运动。“美国十九世纪超验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了两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，就是爱默生和梭罗。”（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，第 7 卷第 562 页）爱默生（Ralph Waldo Emerson, 1803—1882）是超验主义运动的始创者，是梭罗的朋友，本书中有所涉及。本书还涉及超验主义运动的几个其他成员，这使我们得以对这个运动有更多的感性了解。而超验主义思想在文学上的最重要的表现，就是本书《瓦尔登湖》和爱默生的《论自然》（Nature）。《瓦尔登湖》的超验主义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，是“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唾弃。跟爱默生一样，他也认为沉湎于物质享乐只会使人失去生活的真正意义，因而他号召人们生活要‘简朴、简朴、简朴’，把超过维持起码生活所必要的一切都叫作‘非生活的东西’加以‘排除’，要人们仅仅去‘吸收生活的精髓’”（《美国文学简史》上册第 74 页）。这些思想，今天对我们仍不乏启迪。由于思想深邃，加之又是语言大师，所以本书中警句般的句子比比皆是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津津乐道。

梭罗除了对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情有独钟之外,还对东方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,甚至可以说是精深研究,尤其是印度的古典哲学和中国的儒学。他是真正知识渊博的大学问家。读到书中所引用的印度经典,印度文学的魅力让我惊叹,我甚至想,梭罗的优美文笔,该不是师从了印度的古典文学吧。书中多次引用孔孟之道,以佐证他的思想。老实讲,经他一引用,我才发现儒学竟是这样深刻,深感自己对《四书》的理解不过皮毛,真是惭愧之至。

为什么读书?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增长知识。读这本《瓦尔登湖》,就可接触到大量的动植物学知识和广博的人文、地理、历史知识,欣赏到在优美的散文中阐发出来的人生哲理,体会到作者在行文之中水到渠成地提炼出来的振聋发聩的思想,这样也就在不同程度上向身为作家、哲学家和博物学家的梭罗看齐了。读懂这本书,就可以如赫胥黎所说,我们的生活也就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、更有趣味。

我手头有三种译本,除了前面提到的戴欢先生的译本外,还有张知遥先生的译本(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)和林志豪先生的译本(海南出版社/三环出版社 2007 年版)。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,我参考了这三种译本,获益匪浅,特在此表示诚挚谢意。除了各种常备的词典、工具书之外,我尤其要感谢互联网,没有网上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,以及具体到本书的翔实注释,这本书我是翻译不出来的。

王义国

2007 年岁末于浙江台州

第一章	节 俭	/ 1
第二章	我的栖身之处与我的生活目的	/ 74
第三章	阅 读	/ 91
第四章	声 音	/ 102
第五章	孤 独	/ 119
第六章	来 客	/ 129
第七章	豆 田	/ 143
第八章	村 子	/ 155
第九章	池 塘	/ 161
第十章	贝克农场	/ 186
第十一章	更高的法则	/ 195
第十二章	野兽邻居	/ 207
第十三章	乔迁之喜	/ 221
第十四章	原居民和冬天的来客	/ 237
第十五章	冬天的动物	/ 251
第十六章	冬天的池塘	/ 261
第十七章	春 天	/ 276
结束语		/ 294

第一章 节 俭

当我写作本书的时候,或者更确切地说,当我写出本书的主要部分的时候,我是独自居住在树林里的,那是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^①的瓦尔登湖的湖畔,方圆一英里之内没有邻居。我住在自己建造的一个房子里,仅仅靠着双手的劳动生活。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。如今,我又再次成了文明生活中的一位寄居者。

要不是镇上的人们对我的生活方式百般探究,我是不会强加于人,让读者注意到我的私事的。有些人会认为这些探究不相干,不过在我看来却一点也不不是不相干,而是鉴于种种情况,是非常自然而又相干的。有些人问,我不得不吃些什么,我是否感到孤单,我是否害怕,诸如此类。还有的人感到好奇,想知道我的收入有多少捐献出来用于慈善,而有的人,他们是多口之家,于是想知道我抚养了多少个穷孩子。因而在本书中,如果我着手回答这其中的一些问题的话,也就要请那些对我并没有特殊兴趣的读者见谅。在大多数书籍中,“我”,或者说第一人称,是被省略的,在这本书中,则被保留,本书的主要特点就是言必称“我”。我们通常并不记得,毕竟,总是在讲话的恰恰就是第一人称。倘若另有他人,我对他同样了解,那么我就不会这样大谈自己了。不幸的是,我由于经历狭窄,也就限于这个主题了。除此之外,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,我也要求每一个作家,迟早都应该简单而又真诚地描述出他自己的生活,而不仅仅是描述出听来的别人的生活;应该写出就像从

① 康科德(Concord),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镇,取邻里相处和睦之意。

一个遥远的国度寄给他的亲属的信那样的描述,因为我觉得,一个人如果活得真诚,就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国度。也许本书更是为穷学生而写的。至于我的其他读者,他们将接受能够应用在他们身上的那些部分。我相信,没有一个人会在穿衣服的时候把缝口撑开,因为衣服合身穿起来才舒服。

我乐意说的事情,与其说是与中国人和桑威奇群岛^①岛民有关,毋宁说是与本书的读者有关,也就是与那些据说是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人有关;说的是他们的状况,尤其是他们在这个世界里、在这个城镇里的外部状况或者情况,那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,状况如此之差是否必要,是否无法得到改善。我在康科德旅行了很多地方:而在每一个地方,不论是在商店里,在办公室里,还是在田野里,在我看来,居民们都是在以千百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苦修。我听说,婆罗门^②坐在四面火的当中,直视太阳,或者在火焰上方,头朝下身体倒悬,或者扭头仰望天空,“直到他们不可能恢复他们的自然的姿势,而由于脖子扭曲,只有液体才能流进胃里”;^③或者终生用锁链锁住,居住在树的脚下;或者就像毛虫一般,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庞大帝国的疆域;或者用一条腿站在木桩的顶上——但甚至这些有意识的苦修的形式,也并不比我每天目睹的那些场景更令人难以置信和吃惊。与我的邻居们所从事的事情相比,赫丘利^④的十二件苦差也微不足道,因为他所做的苦差只有十二件,是有尽头的,但我却永远也不会看到我的邻居们杀死或者捕获任何一个妖怪,或者完成任何一件苦差。他们没有赫丘利的朋友伊奥拉斯帮忙,伊奥拉斯是用烧红的烙铁,烙多头蛇的头的根部,而

① 桑威奇群岛(Sandwich Island),美国夏威夷群岛(Hawaiian Islands)的旧称。

② 婆罗门(Brahmin),印度种姓四大等级中的最高等级,即僧侣。

③ 语见苏格兰历史学家、哲学家詹姆斯·米尔(James Mill, 1773—1836)的《印度史》(The History of India, 1817)。这里的“直视太阳”,与本书的结束语中的“让我们目盲的光线,就是我们的黑暗”相呼应。

④ 赫丘利(Hercules),希腊、罗马神话中的英雄,希腊神话中称赫拉克勒斯,罗马神话称赫丘利,即大名鼎鼎的大力神,以完成十二件苦差著称。

我的邻居们则是刚把多头蛇的一颗头砍掉,又有两颗头冒了出来。

我看到,年轻人,镇子里的人,他们的不幸恰恰在于继承了农场、房屋、谷仓、牛,以及农具,因为这些东西获得比丢掉容易。要是他们是诞生在野外的牧场里,由狼来为他们哺乳的话那就好了,因为那样他们就可能用更明亮的眼睛看到,要求他们在其中劳作的是什么田地。是谁使得他们成为土地的农奴?当人注定要只吃一配克泥土的时候,为什么他们却应该吃他们的六十英亩的土地?^①为什么他们一出生,就居然开始挖掘他们的坟墓?他们得过人的生活,把所有这些事情都推到他们的面前,尽可能地对付下去。我遇见多少可怜的不朽灵魂啊,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几乎被压扁、窒息,在生活的道路上爬行着,在面前推着一个七十五英尺长、四十英尺宽的谷仓,他们的奥吉亚斯的牛舍^②从来也没有清扫干净,还有一百英亩的土地、耕作、割草、牧场,以及林地!而无遗产继承份额的人,他们虽然没有这种毫无必要的继承下来的累赘须与之斗争,却也发现征服并培育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,已是足够辛劳的了。

但人们是在出了错的情况之下而辛劳的。人的精华部分很快就被犁在土地的里面,成为堆肥了。通过一个似是而非的命运,通常称之为必然,他们被雇用了,正如一本古书所说,他们把财宝积攒在地上,地上有虫子咬,能锈坏,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^③那是一个傻瓜的生活,当他们走到生命的尽头,如果说不是在走到生命的

① 民间谚语说,“我们死以前,都必须吃上一配克泥土。”配克(peck),度量衡单位,一配克等于二加仑。

② 奥吉亚斯的牛舍(Augean Stables),是古希腊神话中国王奥吉亚斯(Augeas)饲养着数千头牛的场所,极其肮脏。大力神赫拉克勒斯(Hercules)奉命打扫,他引来河水完成了清扫任务。

③ 见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第六章第十九节:“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,地上有虫子咬。能锈坏,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”

尽头之前的时候,他们就会发现这一点。据说丢卡利翁与皮拉^①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,从而创造了人类:

Inde genus durum sumus, experiensque laborum,

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.

由此我们也就成为一个坚硬而又辛勤的种族,
充分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源自石头。^②

雷利则是以其语调夸张的方式,用诗句把它表达出来了:

从此人类是硬着心肠,忍受着痛苦和忧虑,
并且赞同我们的身体具有石头的性质。^③

夫妇俩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,而又并不看石头落在什么地方,这是对一个笨拙的神谕的一种盲从,有关于此也就说这些吧。

大多数人,甚至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里,也仅仅是由于无知和错误,而满脑子是人为的烦恼,忙于粗俗且又毫无必要的苦差,结果也就无法采摘到生活中更美好的果实。他们的手指,由于劳作过度,而变得过于笨拙,过于颤抖,而无法采摘了。实际上,劳作的人日复一日,都没有闲情逸致获得一种真正的人格:他无法与人

① 据希腊神话,丢卡利翁(Deucalion)是普罗米修斯(Prometheus)之子,他与妻子皮拉(Pyrrha)逃脱了主神宙斯(Zeus)所发的洪水,夫妇俩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,石头变成男男女女,从而重新创造了人类。

② 这是拉丁诗人奥维德(Ovid,前43—17)的长诗《变形记》(Metamorphoses)中的诗句,本书中的拉丁文原文,系援引自法国作家和哲学家伏尔泰(Voltaire, 1694—1778)的《哲学辞典》(Philosophical Dictionary)第二一三章。下面雷利的英文译文与这里的拉丁文原文略有出入。

③ 这里的英文原文,是雷利对上面两行诗句的翻译,见于他的《世界史》(History of the World)一书。雷利(Sir Walter Raleigh, 1554?—1618),英国探险家、作家,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,早期美洲殖民者,因被指控阴谋推翻詹姆士一世而被监禁在伦敦塔,后被处死。著有《世界史》、散文、诗歌等。

们保持最具有男子气概的关系,他的劳动会在市场上贬值。

他想不成为一台机器都没有时间。他的成长要求他无知,而他又经常不得不使用他的知识,这样一来,他又怎能记得他的无知呢?我们有时应该免费给他饭吃,给他衣穿,用我们的果汁给他恢复体力,然后才能评价他。我们天性中最优秀的品质,就像果实上的那层粉霜一样,只有在搬动的时候非常小心翼翼才能保留下来。然而不论是对待我们自己,还是对待别人,我们都并非这样体贴入微。

我们都知道,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是贫穷的,发现生活艰难,有时就好像上气不接下气一般。我毫不怀疑,在本书的读者当中,你们有一些人并不是吃的饭全都能付得起钱,或者尽管衣服鞋子快要坏了或者已经坏了,但却付不起购买衣服鞋子的钱,而且是用借来的或者偷来的时间才读到这一页,这也就剥夺了你们的债主一个小时的时间。由于我的视力已经被磨得敏锐了,因而显而易见,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过的是多么卑贱而又委琐的生活:总是走极端,既试图做生意又试图摆脱债务,债务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泥沼^①,拉丁人^②称之为 *aes alienum*,意即“另外一个人的黄铜”,因为他们的一些硬币是用黄铜铸造出来的;仍然在活着,在死去,被这个别人的黄铜埋葬;总是许诺偿还债务,许诺明天就偿还债务,而又在今天死去,无清偿能力地死去;为了讨好于人,获得顾客的惠顾,所采用的方式多种多样,只差没有犯下可进州监狱的罪行了^③;说谎,奉承,投票表决,把你自己缩进一个谦恭的坚果外壳之内,或者膨胀进一种稀薄而又充满水汽的慷慨的空气之中,这样你就可以说服你的邻居,让你为他做鞋,或者帽子,或者衣服,或者马车,或者

① 英国作家班扬(John Bunyan, 1628—1688)的《天路历程》中有“绝望的泥沼”(slough of despond)一语。

② 拉丁人(Latins),指讲拉丁系语言的民族。

③ 可进州监狱的罪行,也就是重罪。在美国,犯轻罪者关进县看守所,犯重罪者关进州监狱。

为他进口食品杂货；使得你自己生病，这样一来你也就可能积攒点什么东西以备生病之需，那是要藏在一个旧箱子里的某种东西，要不然就藏在墙的灰泥面背后的一只袜子里，或者更安全的话，就藏在用砖砌成的银行里，不管是藏在哪里，也不管藏的东西是多还是少，反正是要藏起来。

我几乎可以说，我有时感到纳闷的是，我们怎么能够轻浮得从国外引入丑陋的黑奴制度，有那么多精明苛刻的奴隶主，奴役了北方和南方的国人。有一个南方监工是难以忍受的，有一个北方监工则更糟糕，但最糟糕的却是，你就是监管你自己这个奴隶的监工。谈到在人身上的一种神性！那就看看在马路上赶牲畜的人，他在白天或者晚上赶往市场，在他的内心中有任何神性在激荡吗？他的最高的责任，就是为他的马匹喂料喂水！与运送牲畜的利益相比，对他来说，什么是他的命运呢？难道他不是为“引起轰动”老爷赶牲畜吗？难道他是多么像神，多么不朽吗？看，他是多么畏缩，鬼鬼祟祟地走，他整天是多么朦胧地惧怕，既不是不朽，又没有神性，而是成了他本人对自己的看法的奴隶和囚徒，那是他凭借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赢得的名声。与我们自己的私人意见相比，舆论是一个软弱的暴君。恰恰是一个人对我的看法，决定了他的命运，更确切地说，是指出了他的命运。甚至在想象中的西印度群岛各省的自我解放——有哪位威尔伯福斯^①能够带来这种自我解放呢？再想一下这个国度的女士们，她们在编织梳妆坐垫以备世界末日之需，而不把对她们的命运的一种过于幼稚的兴趣暴露出来！那就好像你能够消磨时光，而又不会伤害永恒似的。

芸芸众生过的生活是既安静又绝望的。所谓的听天由命，是一种得到证实的绝望。你从绝望的城市，进入绝望的乡下，并且不得不用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。一种刻板但又潜意识的绝望，甚至被掩饰在人类的所谓游戏和娱乐的下面。在它们当中并

^① 威尔伯福斯(William Wilberforce, 1759—1833)，英国政治家，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和英国海外属地的奴隶制。原文中的“西印度群岛各省”，即英国海外属地。

没有玩耍,因为那是工作之后的事情。但智慧的一个特色,就是做不顾一切的事情。

用教理问答的话来说,当我们考虑人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,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和手段又是什么的时候,那就似乎是人们故意选择了共同的生活方式,因为与别的方式相比,他们更喜欢这种生活方式。然而他们又诚实地认为,别无选择。但那些生性机敏而又健康的人却记得,太阳是清晰地升起的。什么时候放弃我们的偏见,都不会为时太晚。任何一种思维的方式或者行事的方式,不管多么古老,如果得不到证明就都不能信赖。今天每一个人认为是真实而予以附和或者沉默地予以忽视的东西,可能明天就证明是虚假的东西,只不过是见解的烟雾而已,有些人相信那烟雾是一片云,将会在他们的田野上洒下肥沃土壤的雨水。老年人告诉你不能做的事情,你如果尝试的话,就会发现你能做。老的行为是让老年人来做的,而新的行为则是让年轻人来做。或许老年人曾经并不清楚地知道,应该找来燃料让火继续燃烧;而年轻人则在水壶的底下放进一点干柴,^①而且就像那句俗话所说,以一种让老年人受不了的方式,用鸟儿的飞翔速度围绕着地球旋转。与年轻人相比,老年人并非更适合做教师,而且做得也并不如年轻人好,因为老年人的损失,要大于他们的收益。人们几乎可以怀疑,最聪明的人过着实用的生活,是否学到了任何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,老年人并没有非常重要的忠告可以给予年轻人,他们自身的经验是非常片面的,而且他们必须相信,由于个人的原因,老年人的生活是这样悲惨地失败;也可能是,他们还保留着某种使人对那种经验产生错觉的信念,而且他们只是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老一些。我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三十年来,还没有从比我年长的人那里听到一句有价值,甚至重要的忠告。他们什么有益的东西也没有告诉我,大概没有能力告诉我任何有益的东西。这就是生活,是一个在很大的程

① “在水壶的底下放进一点干柴”,指蒸汽机技术。

度上我并没有尝试的实验;但他们尝试过了,对我也没有益处。如果我拥有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经验的话,那么我就一定会在深思后认识到,我的导师们对此是什么也没有说过。

有一个农夫对我说,“你不能靠只吃蔬菜活着,因为蔬菜提供的营养不能让你长骨头。”因而他每天都虔诚地花费一部分时间,把骨头的原材料提供给他身体;他一边说,一边跟在牛的后面,而他的牛就是吃草长出的骨头,尽管有这么多的障碍,他的牛却能颠簸着拉着他和他的笨拙移动的犁前行。在特定场合,在最无助和生病的人当中,有些东西确实是必需品,而在另外一些场合,它们却只不过是奢侈品,还有的人则是对它们全然不知。

在某些人看来,人生的所有境界,不论是高山还是峡谷,前人都已经走遍了,而且该关注的也都关注到了。按照伊夫林^①的说法,“聪明的所罗门颁布了条例,为树木之间的精确距离作了规定;古罗马的行政长官决定,你隔上多久的时间可以到邻居的地里捡落下的橡子而不算擅自闯入,而且那个邻居可以分到多少橡子。”希波克拉底^②甚至有关我们应该怎样剪指甲都留下了指示,也就是与指头尖齐平,既不要长也不要短。毫无疑问,那些意味着要把生活的多样性和欢乐消耗殆尽的乏味和无聊,本身就像老亚当一样年老^③。但人类的能力从来也没有得到衡量,我们也不能判断,根据先例人类能够做什么,因为在这方面并没有做过多少尝试。不管迄今为止你的失败是什么,“你都不要苦恼,我的孩子,因为谁会把你没有做到的事情安排给你做呢?”

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测试来试验我们的生活:例如,同是

① 伊夫林(John Evelyn, 1620—1706),英国乡绅和著作家、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,写有美术、林学、宗教等方面著作三十余部。下面的引文见于他的《林木志》(Sylva)一书。

② 希波克拉底(Hippocrates, 前460?—前377?),古希腊医师,被称为“医学之父”。

③ 按照《圣经》的说法,亚当是人类的男性始祖。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,乏味和无聊自有人类就已有之。